

【南朝鲜】

崔仁浩 著

崔成德等译

天堂的阶梯



长春出版社

天 堂 的 阶 梯

〔南朝鲜〕 崔仁浩 著

崔成德 李明录 李森梓
金星淑 朴基粉 译

长 春 出 版 社

● 写在前面

她是一个纯真的少女，驾着爱情的小舟苦苦寻，
一个靓丽的女人，在苦海里挣扎、堕落；她又是一个
女人，在人性的复归中，灵魂得以升华。这正是将要展现在
读者面前的女主人公的社会、心理和感情层次。

女人的辛酸、女人的情愫、女人的隐私、女人的抗争、女
人的追求，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身上。作品将南朝鲜的社会
问题与南朝鲜的女人命运揉在一起，加之丰富的人情味和优
美的文笔，形成了这部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最后还要告诉读者的是，这是一部风靡南朝鲜的小说。
它被改编成电影和广播小说后，曾创南朝鲜最高收看和收听
率。

读者朋友，相信您会由衷的喜欢它。

天 堂 的 阶 梯

长春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重庆路40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省第二建筑公司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 字数224000

1989年11月 第1版 1989年11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0册

ISBN7—80573—028—8/1·6

定价：3.50元

● 译者前言

我们奉献在读者案头的这本书是南朝鲜当代著名作家崔仁浩的作品。

刚刚过去的第24届奥运会，使我国电视观众有机会一睹这个被称为“亚洲四小龙”之一的异邦风采。于是，人们对南朝鲜的兴趣骤然浓厚起来，对她的文学也不例外。南朝鲜文学对我国读者来说，尚属空白领域。长春师范学院朝鲜文学研究所为填补我国外国文学译林这一空白，组织全国朝鲜文学研究、翻译人员，准备系统地陆续翻译介绍南朝鲜的当代文学，以飨读者。这本小说就是其中的一部。

年轻的作家崔仁浩1945年秋生于汉城，毕业于延世大学英文系。他从小就喜欢文学，立志成为作家。1967年，22岁的崔仁浩以短篇小说《见习患者》登上了文坛。以后的数年中，他发表了《2和1/2》、《巡礼者》、《酒鬼》、《射隼》、《处世学概论》、《他人的

房间》等数十篇短篇小说；发表了《星星的故乡》、《傻瓜们的行进》、《城市猎人》、《爱情的条件》、《家族》和《天堂的阶梯》等多部长篇小说，形成了南朝鲜70年代畅销小说的高峰，创造了发行量最高的纪录。他的《他人的房间》、《睡觉的神话》、《我心灵的风车》、《灵歌》、《蚁塔》、《石像》、《伟大的遗产》等纯文学小说集，表现出他雄厚的文学功底。他还出版了《我们的时代》、《滚动的石头》、《青春是国王》、《小小爱情故事》等青春小说集和《赤脚周游世界》、《谁杀死了天才》等散文集。可见，他是一位多才多艺、多产勤备的作家。1973年，南朝鲜便出版了他一套文学全集，此时他年仅28岁。他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语和日语在国外出版。我国台湾地区还出版了他多种汉语译著。他的作品引起了世界的瞩目。1987年起，他又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小说《失去的王国》。

他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，首先是由于他那纯熟的叙述故事的技巧。他的故事往往把环境铺垫得十分详尽，自然地将读者引进故事发生的具体历史时代中去。《天堂的阶梯》就是这样。小说从女主人公吴由美戏剧性的出生开始，用纪年似的方法概括她的幼年、少年和中学时代，然后才进入正式故事中去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虽对个别地方做了自然主义的描写，但都是为情节发展服务，是塑造人物形象所必需的。因此，丝毫不给人以淫秽之感。书中描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财阀抚摸年轻漂亮的吴由美的场面，读者的感受不是官能的刺激，而是金钱的淫威、贫穷的颤抖。

在小说主题的开掘上，作者侧重于揭露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使人变成非人，人格受到扭曲，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

人与人、人与自我的疏离。在这非理性的世界上，作者还是追求圆满的结局，喜剧的结尾。这显然给人以牵强之感。象吴由美由名利双收的巅峰上自动退下，毫不犹豫地献身和照顾双目失明而又瘫痪的昔日情人。不管在现实中如何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一番苦心与追求：他多么希望这个世界变得和谐、温暖，多么希望人们变得崇高、具有献身精神，多么希望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、互亲互爱！他的其他作品，如《他人的房间》，恰好从反面表现了他的这种追求：一个劳累了一天的丈夫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时，等待着他的不是妻子和蔼的笑容、可口的饭菜，而是空荡荡的令人生疏的空房，只有妻子回娘家的纸条在等待着他，使人感受到现代西方社会人们最经常感受到的情感：背叛与疏离。这篇作品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的条件。《天堂的阶梯》这部小说最为显著的特色，便是大胆地向严酷的现实挑战。作者不能容忍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，对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财阀阶层提出严厉的批判，而对挣扎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；他用震颤人类心灵之笔，呼唤着美好人性的复归。

正因为这样，当这部小说在电台连续播送时，创造了南朝鲜收听率最高纪录，很快就被搬上银幕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我们的水平有限，译文未能充分表现出原作的特色，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崔成德

1989年4月9日

● 目 录

序 章	地狱的诗.....	(1)
第一章	地狱的童话.....	(4)
第二章	无花果.....	(13)
第三章	早春	(66)
第四章	火鸟	(99)
第五章	人生剧场.....	(131)
第六章	天堂入口.....	(162)
第七章	天堂之门.....	(201)
第八章	天堂与地狱.....	(241)
第九章	天堂的阶梯.....	(283)

● 序 章

地 狱 的 诗

发生在“6·25事变”^①的第二年。

开往釜山的货车上满载着被雨雪浇透的难民们。

这是火车运行情况不正常的年代。离开永登浦站^②的列车要到达釜山站几乎需要一个半月。火车走走停停，一停就是两三天。难民们无可奈何，凑点儿钱送给司机，火车才又开动起来。这是敞篷货车，毫无遮盖。下雪时，人们就会被雪埋住，从火车烟囱里不断冒出的黑烟和那些尚未燃烧的煤灰，不断地撒在人们身上。

一月中旬驶离永登浦站的火车，到了一月末还没到大田站^③。

①6·25事变：指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之间发生的战争。

②永登浦站：汉城的一个车站。

③大田站：汉城与釜山之间的大站。

好不容易到了一个车站，难民们也不敢冒然下车。只要有人下车，别的难民就毫不客气地抢他的地方。货车里的喊叫声从不间断。大小便不分男女，一律都在车内处理。

出麻疹的孩子在车上束手无策地死去，雨雪静静地飘落尸体上。

人们为了偷吃一个苹果而互相毆斗，为了一个饭团打得皮开肉绽。

在这数不清的难民中，有一位带着5岁的女儿和挺着临产的大肚子的女人。

这女人的情况如何，是无关紧要的。问题是在这活地狱般的敞篷货车上，在那阿鼻、叫唤地狱①里，有天晚上她突然感到了临产的征兆。

产期临近时，孩子在子宫中好象不断加重重量似的，因此，每响一次汽笛，她都要脱裤尿一次。

害臊与羞耻之心早已消失了。

阵痛开始了，其频率也加快了。可是，人们把她的呻吟声当做耳旁风，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帮助她，都以为她是在患病。

无可奈何，她向旁边的女人说，恐怕过不了今晚。

这话从这个耳朵传到那个耳朵，女人们聚拢而来，形成了半圆型人墙。男人们转过头去，望着夜空上满布着的闪烁的星辰。

阵痛加快了，女人用嘴咬着毯子，忍受着痛苦。毯子被

①阿鼻、叫唤地狱：阿鼻地狱是佛家所言八大地狱的第八地狱，是众生在狱卒的鞭挞下不断受苦的地方，叫唤地狱是佛家八大地狱的第四地狱，在这个地狱里，人们在狱卒的鞭挞下叫唤不停。

撕裂开来。

守护着这个可怜的孕妇，使女人们心里涌现出无法抑制的悲哀。

有些脆弱的女人在低声抽泣，信奉上帝的女人划着虔诚的十字。

凌晨，这个女人生了个胖胖的、健康的婴儿。

助产的女人象疯了似地喊道：

“是女孩儿啊！生了个女孩儿！”

喊声被汽笛声淹没。

婴儿象只小鸟，发出了微弱的哭声。

象控诉那被诅咒的命运，鸟鸣般凄苦的哭叫，撕开了风声，传到了疲惫不堪、疾病缠身的难民们的心里。

男人们犹豫地走过来，看了一眼裹在襁褓里的孩子，如同来参拜的香客们。

不知是谁先起的头，刚才还为一把米而吵架的人们，为了这个孩子和过分劳累而昏倒的母亲，每人都捐献小小的礼物。

米也有了，水果也有了，藏起来的干鱼也送来了。

有位年老的长者，因为没有给小生命的礼品而烦恼，自告奋勇地要给婴儿起个名。他过了整整一个不眠之夜，来到产妇身旁宣告，给孩子起的名字叫由美。

这就是她的名字。

于是诞生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吴由美。

诞生的地点是戏剧性的，而诞生的过程更富于戏剧性。

她从诞生的那一瞬间起，就被无数的人看见。这就成了她的命运。

● 第一章

地狱的童话

她们母女三口如何开始釜山的避难生活，又如何维持下去，与这部作品的内容并无多大关联。但是，或许有万分之一的读者对此感兴趣，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简短地概括一下这段生活吧。

由美的母亲每天晚上钻过铁路的铁丝网，去捡或偷从火车上掉下来的煤和焦炭。

有一天，她正在捡煤时，一阵哨声响起，她吓得魂不附体地逃跑，可还是被赶上来的警卫人员抓住。

虽然落满煤灰的面孔象炭一样黑，但由美母亲那出众的美貌还是使对方产生了一丝爱怜之心。

警卫不知产生了什么心思，把她领到空货车厢里。谁也不知道在那空货厢里发生了什

么事。

不过从那以后，她捡的煤和焦炭比谁都多，并且每晚都着意洗脸、梳头。

当然，我们无法指责失去丈夫不到一年的女人每晚精心地梳洗打扮这件事。

带着遗腹子，不到30岁的未亡人在战争的漩涡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手段与方法，只有依靠那还未枯萎的肉体。这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却分明是严酷的现实。在要活下去这一可怕的命题面前，害臊羞耻已成为奢侈的感情。

她爱去世的丈夫，正因为爱，所以她决心不让丈夫留下的两个孩子饿肚子。她坚信，只要为了填饱两个孩子的肚子，不管干什么都不是罪过，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
在难民生活3年间，她捡过煤，卖过洋货，卖过鱼，而且还开过小酒店。在往松岛去的难民村附近海边，她盖了一间板房，卖烧酒和生拌鱼。

由于她长得美，她的酒店常招引很多客人，生意非常兴隆。

两个幼女在她们唯一的房间被客人挤满时，别无去处，就到海边一直待到夜深人静。

偶尔，由于寒冷与饥饿，提前回到店里时，正在做绿豆饼或开鱼膛的母亲，就会不留情地打姐姐贤美的头。

“你们这些孽种，还没到点呢！出去多玩儿一会儿再回来！”

情绪好的时候，母亲便把热腾腾的绿豆饼递给她们。

夜空布满繁星。偶然起风，夜晚的海涛象刀锋一样闪动着蓝色的磷光，舔一下沙滩，随后粉碎成数不清的细珠。

在那白白的沙滩上，
水鸟留下了迷梦般的足迹，
过往的微风抚弄着它，
抚弄那凄迷美好的足迹。

难民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一个中年人经常光顾母亲的酒店。

他是纯粹的庆尚道①人，全然没受过战火之苦，很有钱。

他话不多，持重斯文，可一喝醉就叫由美唱歌，令她十分讨厌。

有一天，贤美和由美夜里很晚才回到店里。店门紧闭，店里一点儿光亮都没有。姐姐贤美很害怕，使劲儿敲着店门。

过了许久，母亲才开门出来，披散的头发蓬乱不堪。

屋里坐着那个男人。

“叫他爸爸！”母亲让两个孩子坐下之后，这样说道。

姐姐贤美说什么也不叫爸爸，可由美立刻就叫了。

从未叫过爸爸的由美，对叫这个名词的事实本身就已感到十分新鲜了。何况每叫一声爸爸，这个男人就从兜里掏出钱给她，虽然后来又被妈妈抢去。

那以后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母女3人搬了家。那个房子不是板房，再也用不着在门外哆哆嗦嗦地等得很晚。那是一个普通的房子，院子里开满了茂盛的鼠尾草花。

那个男人不时到家来。贤美也上学了。妈妈开始胖起来，而且有一天生了个孩子。由美从吴由美变成了金由美。婴儿是眸子乌黑的男孩儿。

①庆尚道：道相当于我国的省，位于朝鲜半岛东南角。

由美的母亲不闹腾就痒痒。她一生下孩子就气势大增，不可一世。何况新丈夫过去没有男孩儿，因此对这位居功自傲、飞扬跋扈的女人唯命是从。

象是要付生男孩儿的报酬似的，男人给她开了个茶馆。

姐姐上学校、妈妈去茶馆之后，由美就和同母异父的弟弟玩儿一整天。由美格外爱这个弟弟，比大人们更熟练地哄孩子玩儿。

有一天，一群女人扑进了这个空房子，一进门就开始砸家具。

“砸碎这些家具！”有一个女人怒不可遏，暴跳如雷。

当她们打碎东西时，由美哭得泣不成声。

傍晚时分，妈妈回来了。她看见那些围着由美坐着的泼妇们，却目中无人，镇定自若。

“你这不要脸的娘们儿，我要瞧瞧你！”有个女人挽着袖子挺身而出，“真她妈见鬼，这娘们儿准有什么邪着，她象个油桶，上下一般粗，他怎么就看上她了？”

庆尚道女人最能吵嚷。一群庆尚道女人一齐吼叫，简直震耳欲聋。

“让我瞅一眼，臭婊子！”一个女人从屋角抓起座垫向妈妈扔去，可妈妈根本不想躲避，“说是汉城娘们儿，我寻思赛过西施呢，也没什么了不起啊！他真是瞎了眼了！”

几个人向妈妈吐唾沫，挠脸，抓住头发乱拽。

她们很晚才回去，结果妈妈以完全胜利告终。

不管怎么说，女人们一看见水灵灵黑眼睛的儿子，尽管是妾的孩子，汹汹的撒野劲儿便化为乌有。

作为母亲，自己亲生的儿子是她唯一的本钱。对此了如指掌的母亲，无疑已占领了制高点。

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，新爸爸醉醺醺地来了。他通宵达向妈妈说起实在难以开口的话：

“只要你要，什么都可以满足，可是现在就分手吧，象路人一样分手吧。不过，有一条你必须让步，把儿子给我吧。”

妈妈可不是那么好哄的。

“咳哟，让我咋活下去啊，咋活下去！”妈妈用已经学会的庆尚道方言，凄凄惨惨地数叨个没完，哭天抹泪又甩鼻涕。

那天晚上，爸爸一无所获地回去了。

看来这种对峙要进入持久阶段。

可是，这激烈的神经战，不管怎么说也对妈妈有利，因为只要把儿子作为人质，那么妈妈就有一决胜负的余地。

结果还是象妈妈所预料的那样，她胜利了。

妈妈不但得到了房子和茶馆，而且得到了巨额抚恤金。她等自己拿到了钱，才把自己生的儿子还给了爸爸。

“去吧，你这小子。你的命和我一样不好啊！去好好长大成人吧，小东西哟！”

妈妈一边交儿子，一边自言自语。她的表情象看别人的孩子一样，仿佛由于减轻了负担而感到轻松似的。

对把孩子交给别人感到最痛心而伤心哭泣的只有由美一个人。

由美连着哭了两天两夜。

妈妈说：“啊呀，死丫头！也不是从你肚里出来的孩子，哭个啥劲儿呢？烦死了，耳朵都要震破了！”

和爸爸分手之后，妈妈把茶馆和房子都卖掉了。母子3人回到了汉城。

在火车上，妈妈让两姊妹并排坐好，说：“从现在起，你们不再姓金了，要姓吴。所以你的名字不是金贤美，而是吴贤美；你的名字不是金由美，是吴由美。明白了？”

妈妈给她俩买了糖，象唱歌似地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吴贤美。”姐姐清清楚楚、干脆地回答。

“小的，你呢？”

“吴由美。”

“咳，真乖，我的心肝宝贝儿！你们的脑瓜就是好使。我可说清楚，等你们长大了，把釜山的记忆忘掉才好。人为了吃，为了活，连沿街乞讨都可以干。过去的5年，没有男人，我为了用我的双手把你们俩拉扯大，受尽了人世间的羞辱。现在我们堂堂地活着回到汉城去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你们的爸爸真是了不起的人，是啊，真是了不起！他是在战场上牺牲的，要是有人问起，你们就说爸爸是勇敢的军人。决不能胡说什么小市场上的金顺石。在这世界上只有咱们3个人，我和你们俩！你们的弟弟就算是没有过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是！”姐姐清清楚楚地回答。

“小的呢？”

“我也是！”由美回答。

这个保证果然被遵守了。至今由美没跟任何人谈起过此事，任何人也未曾觉察出这个秘密。

母女3人不能说比别人先回到了汉城，可也决不是落后于别人。

已经历了5年釜山的难民生活，领略了人世间一切痛苦

的妈妈，很快在变成废墟的汉城扎下了根。

人们在经历了很多痛苦之后，继续拼着命挣扎。

可由美的妈妈却握有强有力的武器——金钱。

她在汉城的瓦砾堆里，根本没为干什么而犹豫不决，她马上使出她那无穷的手腕。她以极低廉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房子，开了一家兼做饭店的酒店，这一做法获得了惊人的成功。

她开始成为闻名遐迩的富豪。她变得越来越胖，性情也越来越倔强、暴烈。

她那漂亮的脸蛋，代之以中年的肥胖症；她那清秀之美，沾染上世俗的污垢，变得丑陋不堪了。如果5个手指上不都套上戒指，耳朵上不戴上耳环，她心里就不舒服。

她对男人的欲望已退化，连一丝冲动都感受不到了。代之以酒量大增，每晚都喝个酩酊大醉，用筷子敲着节拍，唱日本歌谣或者流泪不止。

由美在这种环境下念完了小学，度过了高中时代。

她的姐姐贤美每每都从学校领回优等生奖状，而由美却由于学习不好，到男生班下跪或者打扫厕所。她常常是属于劣等生行列里的。所以，在由美幼小的心灵里，逐渐萌生出对姐姐的强烈的嫉妒心。她知道，她胜过姐姐的不在于学习方面，而在于跳舞、唱歌和美貌方面。

由美虽然年纪小，但美丽得已楚楚动人，为了引起别人注意，她已谙熟化妆和系缎带。

她已经听惯了往学校去或回来的路上人们指着她说：“看看她，怎么那么可爱！”所以，她很快就学会了为了得到别人的青睐，应该低垂眼帘或显出各种本事。

她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件事至今不能忘却。那是她念小学